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

經濟編

治類

賞罰

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

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姦僞賊亂。食
戾之道興。久興而不息。民之讐之若性。戎夷胡貉巴
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郢人之以兩版
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賞罰易而民安樂。氏羗之民
其虜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成不焚也。皆成乎邪也。
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呂覽義賞篇

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
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爲
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
祿之所加。知主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則親疎

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為用矣。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為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為次賞；排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為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為首矣。」周內史興聞之曰：「晉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右主然所塞弗入，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

勉去疾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菡改入之夫人聞之大駭令吏與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王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爲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德菡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王獻公以爲然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菡改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此

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

當賞罰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
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
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
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
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狐偃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
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
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
顛頤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

遂斬顓頊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顓頊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况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東伐原克之伐衛東其敵取五鹿攻陽城號伐曹南圍鄭反之郾罷朱圉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上之盟遂城衛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顓頊之脊也

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爲畧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僂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貳故實有所

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
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
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
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韓非制
分篇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
足以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
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
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
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爲賁育守
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灰子胥之節用力者爲任鄙

戰如責育守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

守道

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
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
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
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
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
修竿瑟鐘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
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越王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蹇乃爲之式從
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之請以頭

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勸人矣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入絕頭剗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况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

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王欲治而不聽之不祥
因載而往徒獻之

今國家懸高科虛重位此文士之賞也計首級視所
傷此武士之賞也文不中理宗伯所棄殺傷奔北軍
法所誅擇善勸人亦以明矣衰世之中文假他人之
手身居書辭之列名陷澆浮之中坐登卿相之位射
不穿札生不見敵榮持斧鉞之柄行居將帥之任皆
籍累世之基業或由勲伐之餘名竊位尸祿觀者攬
嘆而已文之衰也行爲四海推重不成一名不沾寸
祿老死凍餒之地擠之以散冗斥于外任不復省

問可勝言哉武之衰也身委卒伍之中老棄廢馬之
列捷聲已振于萬里姓名未達于九重豈不悲哉文
不因于行藝武不因于材力乃有溫洩溺之器以媚
黃門者有繫鞋自名以從公相者况時君幼主有宴
樂玉堂從禽豐草滯樂之叟優倡之子錫以朱紫升
于官秩下致飛禽犬馬之微物亦光于封賞且國家
以五岳四瀆爲視公侯之秩乃崇其禮尊爵敬神之
道也今廝養禽獸之屬皆列于官與士君子比肩于
朝無神怨乎故志士仁人甘心草澤沒身白日不復
思用力以在位者爲深恥若善人在位紀綱大定賞

罰必中百官稱職天下焉能爲亂

蔡襄
賞論

慎爵賞

漢金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卧起
賞爲奉車建尉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
軍曰金氏兄弟不可使俱兩綬耶光對曰賞自嗣父
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
有功乃得封侯

唐肅宗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
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
能爵以酬功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

實封者給繒布而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財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鼎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日上計莫若疏爵土賞功臣則雖大功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宋呂誨請罷韓琦等轉官 臣伏觀宰相韓琦等轉官制弊皆賞先議建儲之功於體似未爲便宜儲貳者國家之根本根本未立大臣不言誰其言之蓋其職爾豈得爲功言之者是公於天下而賞之者私於

已也且漢史載文帝豫建太子但云有司所請不顯其人訖景帝世不聞賞建言者誠有旨哉自至和而後先帝服藥文武官請建儲副者無慮百十人可盡錄其功賞之耶去歲賞定策之功今日賞建儲之議恩寵便蕃乃前世未聞之事也大庭宣揚是以爵祿誘人妄者因事以言必思後福其可得乎陛下自初鞠育宮中乃先帝之意天命所屬保護者皇太后之功也群臣何益之有借使臣下不言曆數何所歸乎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古人羞之琦等豈無是思臣所以願陛下不賞者爲國家無窮之計唯聖智察焉

名分

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

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權勢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蟻蛴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諂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乎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二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

屬而民不聽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也今雲盛而蟪弗能乘也霧醲而螳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蟪螳之材薄也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也夫勢者非能必使

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一行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繫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

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
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
異也或至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
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策使
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
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
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
王良也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
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
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

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棄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尸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滅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

崩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覓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也。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殊非節密也。必苦萊亭歷也。此則積辯累亂。離理失術。兩末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韓非難勢篇

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專。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御忠。

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易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功

名篇

古之人曰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

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已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歿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之測淺深矣

勸行篇

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凶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梁孟錦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尊

卷之五
勢

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呂覽慎勢篇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爲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爲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則重。緩則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攻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戶之運也。車之

馳也弩之圓也矢之激也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勢也兵奮寡可以走衆人乘高可以抑下亦勢也豈惟萬物爲然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鍵制其機樞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它理勢爲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

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縣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它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縷指而數之矣。或善惡或仁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千萬者，無它，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視獸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耶？蓋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羑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禁也。形勢之變而遷。

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難動動則難安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與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閎隱如震霆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霜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雄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成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懦爲之也席先王之位傳先王之民朝有遺臣故老事有綱目規度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日視其安也以爲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欲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爲可爲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

爲人終莫敢感路馬之躬觸兔之毛也。鉞頓開紐，嬉弄機樞，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道，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毒被天下，喀易在一朝而患禍遺千日，民心之它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翩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不能匱壞也；朽壤生乎中，歸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支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爲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蠹漏也，然而其剝也，亦有漸矣。在

後聖特節其勢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
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
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太變。
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我高積
之。固執之。審則發。弗便則居。故勢爲我使。而天下莫
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縱肆奔悍於外。不可復收。雖
有天下。一旦驅擠排壓而仆矣。臣故曰。如戶之運也。
如車之馳也。如弩之圓。如矢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
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
也。如兵之奮寡而走衆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

可以不慎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清臣
勢原

變法

趙武靈王曰：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奔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秦、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子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

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非社稷之神靈，卽鄣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爲累，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

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
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
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甲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
之作日半日十日則半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
半日十日則半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
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
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
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
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

韓非子解老

魏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止
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夫
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
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
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
致也

鄭俠云早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再卽乞斬臣
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
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

行。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漸。其。無。河。所。用。
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回。
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誰。呼。相。賀。是。日。果。大。雨。
遠。近。沾。洽。

霸略

齊桓公 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
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
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
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
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

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
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潰
於戚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
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會
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
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
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
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
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
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嚴公曰若

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投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
者請曰寡軍欲親以爲戮。若不得以戮於羣臣。猶
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
受而以還。比至三豎三浴之。相公親逆之於郊。而與
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罝
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
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
烈。戍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
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敗
國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敦

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宴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搏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相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相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詭，其事易，若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相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相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

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
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
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
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
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
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獫狁振旅秋以獫狁治兵于是卒
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旣成令勿使遷徙伍之
人祭祀同福庠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
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
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和居同樂行同

和、成、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正月之朔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栢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栢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緩誨言是以補官之不善。政栢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爲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

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墜，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

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及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騁瀕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名天下之賢上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楨盾一戟小罪贖以金分宥開罪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

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搗試諸壤土。甲兵大足。卽位數
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
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文山。使貢絲於周。
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剡令支。斬孤
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爲載。以
約誓于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
地。至于西河。方舟設泚。乘桴濟河。至于石抗。縣車束
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貉。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
反。靡于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
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繫兵不解。翳

張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殺成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還具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皆知桓公之爲已勤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焉以爲幣縷纂以爲奉鹿皮四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稱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

諸侯既許相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
相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爲動
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
稍寬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以
爲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渠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
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
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
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
大國慙愧小國協附唯能用管夷吾齊威臨朋賓胥
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管子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子懼而復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四隣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污名滿天下壤可以爲粟木可以爲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爲貴財安可有公曰甲兵旣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后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

桓公起行筍簋之間管子從至大鐘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鐘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于鐘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于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鐘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鐘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宮中虛無人桓公卧以伐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于國將爲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不救也臣請以慶臣聞之

諸侯爭于疆者勿與分于疆。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於是桓公曰：諾。桓公曰：寡人已定三君之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于利，勿與分于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使諸侯以綬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此其後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強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于國中曰：寡人之所明于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于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

幣帛者於是桓公名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于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炳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堽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失于內兵田于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

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于楚王遇至于遇上而以鄭城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于名陵之上而令于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爲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于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此至于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于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

妙凡霸者
其彼得一
半故於心
悅誠服處
絕不相涉

存晉公于南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革之會六乘車
之會三九令諸侯反位已霸修鐘磬而復樂管子曰
此臣之所謂樂也

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是故先王有所
取有所與有所謂有所信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夫兵
幸于權權幸于地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
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明大數者得人
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
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
衆而臣之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

大計存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
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以奸佞之罪刑
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攻逆亂之國
賞有功之勞封聖賢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
主不然輕予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予人
主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
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
之營壘也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
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能

輔時不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壘近而攻遠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

晉文公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

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
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
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
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
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賔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
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晉悼公 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
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
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

此雖及此、豈非天平、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

士爲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衛，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兵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過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民無諠言，所以復霸也。

楚莊王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夏楚子

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名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越句踐 越王句踐卽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務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

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二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

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畢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反之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

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
以養生時不至不可疆生事不究不可疆成自若以
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
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
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
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
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
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
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秬孰民乃蕃茲君
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

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疆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常爲。成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禍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蠶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卽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困。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疆索者。不祥。得時不

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汙走灰亡。有奪有予。有不予。
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
未可知也。王曰諾。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
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
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
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王召范蠡而
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
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
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
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

對曰王姑勿恠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

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爲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羸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蔽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虞其野彼來從我

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餓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爲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恐。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

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
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
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俞
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早朝而晏
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
年謀之。一旦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囊
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
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
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
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

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吳稻蠲不
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
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陲鼃
鼃魚鼃之與處而鼃鼃之與同諸余雖覩然而人面
哉臣猶禽獸也又安如是譏譏者乎王孫雄曰子范
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
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
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及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
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
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楚國矣王曰

不殺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灰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成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浹于建國

法術

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
處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危死。而不以
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
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
矣。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
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
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
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
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
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

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
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蔽。敗者不可飾。
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
故主譬法則可也。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
心。朝廷不敢辭賤。則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爲從主
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
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
修頭。下以修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入鑊錮傳體不
敢不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士。故民不越鄉
而交。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持衡而立治之。

驟申商有
見近於道
矣而其持
論終不相
達判使之
也

至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使人
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
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
之內。韓非有
度篇

申不害韓昭侯之佐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
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
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
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新故相反。前
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
諂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

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節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疾惠王卽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歿武王卽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歿昭襄王卽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滅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城其汝南之封白是以來諸川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

知茲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矣。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百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欲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

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劑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賞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也。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定法篇

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鈞視規。矩繩墨而正太山。使責育帶十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責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

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無不洽。

太公篇

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飾高自以爲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筮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榆兵而南則鄴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

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
不得意而威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
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
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捨歲星非數年
在西也又非天執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
也故曰通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
然而恃之愚漢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觀民加事於
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邪止而
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此周以隱正道行私
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久之性也治

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於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於生，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魏攻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爲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爲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愧，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

飾

聞古之善用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効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矯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爭訟止技長立則強弱不敵力水炭不合形若釋洪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

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用人篇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成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

斲櫟桑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麤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股無胈。脰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讓。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疲。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腰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傭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

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
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
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
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
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
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蹶群易牧者
夷也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
釋鏹金百鎰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
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今則不然以其有功
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

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難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

私劒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之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

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兼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節。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

幸也危而民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方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讐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

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國而委効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効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

五帝爲備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

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
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
子胥不失安危篇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
求人主之過於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思詐而誣
也故明主不受也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
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
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
知則大盜不敢攫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
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恥母之愛子也

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嚴愛之策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成。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威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管子多善用嚴也。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苦勞。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

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前苦之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以棄髮。除者傷血肉。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

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益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利貨賂不行者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六反篇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也與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死則身不全責育

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人主離
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
禍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
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
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
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微幸寄千金於羿之矢
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
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而盜
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於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
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

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捭腕聚脣嗟咎之禍

宇道篇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趨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授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

御之人雖處勞猶不免亂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以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